



极地之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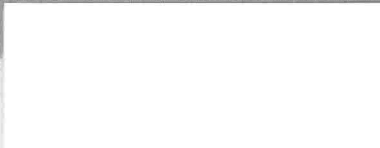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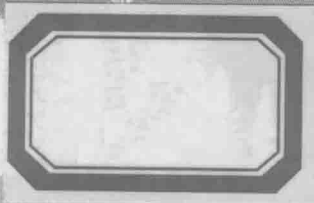
2003——2012，北京。短诗选。

安琪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极地之境

2003 —— 2012，北京。短诗选。

安琪 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地之境 / 安琪 著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354—6431—6

I. 极… II. 安… III. 诗—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6177 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25.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行数: 8381 行

定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女性主义者笔记

安琪

查无此人

今日端午，一早起床，天灰风暗，雨水若干滴，沾不湿伞面，却使我的心情略有阴郁。似乎是放假了，公交车上乘客寥落使我有足够的时间安坐靠窗的位置看各色人形闪现而过。每到一个站台，就有面容各异的男女老少或上或下，这些来自祖国各地的脸有着基本上可以辨认的脸形：福建的大抵瘦削有骨感；广东广西大眼凹目，唇厚额凸；湖北圆脸细眼，个子纤瘦；湖南眉眼周正有新青年遗风；安徽白净帅气高大；山东憨厚敦实粗壮；山西长脸；内蒙圆脸；如此等等。倘再加以乡音辅助，那就更是了然。我庆幸自己把一生过成两生，一生在南方，一生在北方。而我的长相也相应地有了南方北方的区别：南方的我，瘦小纤弱，整天都在牙疼感冒的小病小灾中；北方的我，粗粝结实，像“高大女神的自行车”（海子语），日日游荡在家门之外的公交车上或公司里，不敢生病也不能生病。北方的“此生”我才开始（我经常跟朋友说我今年六岁半），正是充满想象力的年龄，人世种种皆还未知，正在成长中的人生怎能使我诗意消退？

对我而言，诗歌写作并非体现在纸本上或电脑上，诗意留存即可。如前所述，我从未让我的脑子有个消停，它时时处于高度运转之中，风吹感伤或见光心喜，人流喧涌时黯然神伤于自己的孤独或转而庆幸孤独的妙处譬如可以随时停下脚步看公园中随高音喇叭跳舞健身的男女并羡慕于他们舞姿的协

调，健步穿行在北京的南锣鼓巷这簇拥着酒吧、中央戏剧学院、按摩房、咖啡屋、吉他室、茶餐厅的元朝小巷时，脑中不断闪现的这样一个词组——垂垂老矣的青春。这一切，难道不就是诗歌情怀吗？我老家的诗友们在为我并不富裕的生活忧虑时我说，所幸我们还有一个“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成为我的样板。对我而言，写诗是件手一伸就能摘到果子的事，它是我荒芜身体荒凉此生的唯一休闲，唯一娱乐。我从不怀疑我的写作能力因为生活就是我的诗歌来源，我所有的诗歌基本都是生活真实而非寓言或编造，时至今日我已经把生活过得颇具传奇色彩，每当我解于我的生活种种譬如荒诞、无助时我就说，这是诗神的赐予因为你太幸福和幸运了：你能表述！

是的，我能表述，把我全部的诗歌按照时间线索串在一起就能展现出我出生至今的面貌，我的欢爱与仇恨，我的快与痛，我的不死的过去和死着的现在：藏都藏不住啊。多年以后人们将在对安琪的追溯中盖下此章“查无此人”因为——

在死者生活过的尘世，邮差早于死者死去，你邮寄到尘世的信因此无人传递。

我此刻的生活就是那个死者，我在现世所写下的诗作就是那封邮寄到尘世的信，我希望有人传播但“邮差早于死者死去”，如果有流泪有感叹，有不适，那就是这个了。我所有的解决方式就是，继续在尘世写信，有时涂抹在口无遮拦的脑回沟中，有时成型落迹于文本或电脑中。

女性主义者的命

今天我穿了一套全新的衣裙：粉红偏暗有着凸凹花纹的对开短袖上衣，收腰挺胸有款有型是它穿在身上的最大体现；稍稍过膝的灰色中长裙有着轻盈而下垂的质地，显得特别洋气。我用了半小时从交道口走到灯市西口体会着这套新装带来的快乐连步子都要飞翔起来，久违的青春感回到了心上。

524元，我迄今最贵的一套装备，自我懂事起就从没有买过这么贵的衣服。一方面是自小养成的节约习性，另一方面也是我从来不把衣着打扮当一回事。也许我可以虚构出这套服装的赠送者他必定是个爱我护我者但我这一生似乎从无向男人开口要衣物的回忆。张爱玲说：“用别的人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愿意想自己是吃他的饭，穿他的衣服。那是女人的传统的权利，即使女人现在有了职业，还是舍不得放弃的。”想想自己不免悲哀，似乎是连丈夫的钱也没用过，真是一点都不女人。

2009年4月24日，首师大几个博士生为我组织了一个名为“安琪诗歌暨女性诗歌座谈会”的研讨专题。为了备战这个专题，我冷静梳理了自己写作至今的点滴得出一个结论：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写作者。这个发现令我既吃惊又宽慰，吃惊的是一般而言女性主义总是与争强好胜、凶悍霸道、顾事业不顾家等等贬义词挂钩以至每个女人都避之惟恐不及纷纷以表白自己是温柔体贴是不追名逐利的为能事，而我，竟然自己跳进了这口陷阱；宽慰的是当我确认自己女性主义者身份时一切令我痛苦困惑的问题都于此得到解决——

为什么在常人看来你工作稳定家庭和美一生无忧你还是要放弃这一切去过上动荡不安连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的生活？因为你是女性主义者，你想像男人一样去看世界去实现所谓的理想。

为什么你处理不了家庭问题？因为你是女性主义者，你当不了小媳妇，你逃避，像每一个遇到家庭问题的男人眼不见心不烦。

为什么你不会向异性撒娇不会接受异性为你提供的服务？因为你是女性主义者，你无趣并且是透顶的无趣。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你——是——女性主义——者！

那么为什么你能写出《轮回碑》《任性》《九寨沟》《纸空气》等一百多首被誉为“一下子把她与众多的女诗人区别开来，在‘无性别’写作中，标志鲜明，自成一格”（陈仲义教授语）的诗作？同样因为你是一个——

女性主义者！

那么够了，你一个女人之躯却拥有男人的心胸和抱负你就该承受身为男人和女人的双重折磨，这是女性主义者的命：一个女性主义者是连男人都不喜欢的，更不用说女人。

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杜拉斯并不是我最崇拜的女作家，连对她的研读都不算多。说起来我的生命跟杜拉斯发生关系完全拜张小波所赐，没有共和联动图书公司的编辑生涯，就不会有《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这首诗的问世。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话说2002年12月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后先供职于一家杂志社，工作4个月来一直没领到工资而我因羞于谈钱又不敢开口，只好黯然离开该杂志社前往大兴远村和祁国的文化公司专心去编《中间代诗全集》，之后非典爆发。6月，非典解除时我已有六个月没有一分收入而带到北京仅有的一点积蓄也基本花光，这时候诗人中岛介绍我到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应聘。共和联动是北京著名的民营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既是第三代代表诗人，又是一个颇有能力的企业经营者。我在该公司学会了图书编辑之道，并担任第一编辑室主任，既要自己做书，又要培训新员工，虽然劳累，却因为学会了一技之长而感到喜悦。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对文字编辑的要求很全面，无论是给命题还是给文本，都要求编辑最终把它变成一本书，这里面包括内文、书眉、封面文字、前后勒口的文字、封底文字，等等；也包括字体字号大小，版式构成和封面封底设计的构想，等等。

2003年6月下旬张小波布置给我一个任务，把《天不亮就分手》做成一本书。张小波说，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书是《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们就做跟风书，要快，过了这阵风就白做了，安琪你一个月内把书给我做出来。当时的情况是，我刚到公司一周，而张小波所谓的“书”就只是一个书名，我必须把书名变成一本书。我既焦急又镇定，用一天时间翻阅《天亮以后说分手》，这是一本口述实录情爱书，既然跟风，就要跟它一样，但一本书至

少得16篇每篇至少12000字才能构成。稿源呢？我于是向我的诗人朋友约稿，因为时间紧，向外才约到6篇。剩下10篇我自己写3篇（其中就有《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其余7篇我开始发动全公司员工来写。公司的员工大都大学刚毕业，全无写作经验，且这次的选题又是情爱，大家都只是笑而不答应。我从两个角度鼓动他们：1. 多方锻炼自己不是坏事；2. 稿费也是一笔额外收入啊。在我的游说下，几乎每个员工都写了一篇，不合格的我尽量改到合格。一周后，稿件到齐，我重新做了修订，题目改得吸引人些，内文字句理顺些，然后和美编一起排版设计，在篇与篇之间我找了15幅漂亮的美女图做过渡页以加强视觉效果。这期间，校对、联系出版社的书号、封面设计等等，着实忙碌。

2003年8月1日，一本紫色的封面印有两行我撰写的广告语的《天不亮就分手》的书分发到了每个员工的案头，那一刻我安静而激动，知道我在北京的生存有了依据。下班后人去楼空，我翻阅挺拔芬香的新书，看着上面我修改过的每个标题，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我迅速写下了《天不亮就分手》等8首诗，全部用书上的标题，其中就有后来为大家熟悉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诗中那种加速度的思维和分秒必争的行动感，那种高频率快节奏的语速语调几乎是北京许多公司呆过的人的共同感受，念读该诗你将有几近崩溃的体验而这正是北漂中人生存状态的写照：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首狂放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可能吗，我曾经在一首诗中这么写过：杜拉斯，女人的梦游者和可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杜拉斯更像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任性理想。我幸运地拥有她的一道掌纹——直贯拇指，我知道杜拉斯就是用这道掌纹来写诗的。杜拉斯写诗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一生解释了什么叫诗。她用真性情的活着来完成一部名为《杜拉斯》的书，每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她的一生都是一部书，阅读名人传记我们将发现，但凡创造出不朽之作的很少有活得风调雨顺现世安稳的。

但我累了，我不能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在诗中我如此写道。

但我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段无限地接近杜拉斯。它最终经由这样一首诗

留下接近的痕迹。仅仅只是如此我就将感谢共和联动那教给我生存能力的半年。

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写作如写命

事实上许多优秀的女作家她们的一生其实都在“写自己”或者说“写命”。杜拉斯如是，萧红如是，张爱玲如是，普拉斯如是，三毛如是。写命的人是命带着作品在走或作品带着命走。日前看了24集电视连续剧《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得两个感受：一、具有诗人气质的女作家是演不来的，周迅这演员演其他角色都很容易调动出激情也很出彩，却完全败在“林徽因”这个人物上。电视连续剧《人间四月天》中的周迅版林徽因，浊而做作，清气全无。而刘若英版的张爱玲，木讷而迟滞，张爱玲的冷傲佻脱一点不见。想来再出色的演员也只配饰演那些作家虚构出的人物而一旦面对作家本身就只有踉跄紧跟也不及的份了。二、《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奇》的编剧王蕙玲（也是《色·戒》的编剧）很巧妙地把张爱玲和胡兰成文章中的句子都转化为剧中人物的对白因此整部连续剧台词也就格外精彩。张爱玲用小说还原了她的祖上李鸿章李氏家族、张佩伦张氏家族的历史，却用散文陈列了自己的一生而在我看来，张爱玲自己的一生甚至比她小说中的人物还曲折丰富还绚烂悲凉而她自己也比小说中的人物还有个性。阅读张爱玲使我得到安慰，一个作家叙述自己的生存现状看来也不用惧怕遭人指责“兜家底”，也无所谓别人来窥视你的“隐私”。80后新锐批评家杨庆祥博士在一篇谈论我的创作的批评文章中嗅觉灵敏地指认“她要将诗歌的写作史纳入其个人的生命史”。事实正是如此。我经常在诗/文中实名写入我某个阶段交往的人/事/物也是这种创作心态的表征：有一天我不在了，人们将通过我的文本勾勒出一个叫“安琪”的人曾经存留人世的痕迹——

这个人，她的存在似乎就是用来证明极端的意义和反义词的神妙，爱与恨、

雅与俗、缠绵与决绝、自信与自卑、狂放与羞怯、疯癫与宁静、喧哗与寂寞……

这个人，她的存在似乎就是用来证明一个失败于生活现场的人是如何神灵附体般地一字一句构造着属于自己的诗歌天堂。庞德说“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庞德又说“没有一个画好的天堂在其尽头”，我的天堂究竟有还是没有全凭读者的心灵感应。

时至今日，我生命中尚有许多不好表露的部分正在寻找合适的出口，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借助小说这种文体把生命中令我手足无措的经历化掉。我是个迷信文字的人，如果没有写作，我迄今为止的生活都不值一过；有了写作，我的全部生活都充满了被转化的期待：荒谬、悖论、分裂、混乱、压抑、恐惧、焦虑、无助、无力……

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

近阶段因为看《小团圆》的缘故，起了阅读张爱玲的心，把电脑上能搜索到的与之有关的视频都看了一遍，心生感叹。张爱玲在24岁《传奇》再版的自序中所写到的“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被人们牢牢地记住并用来形容张爱玲的成名欲，人们却不继续追踪张爱玲后面的这句话“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着惘惘的威胁。”什么威胁？张爱玲已经说得很清楚——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张爱玲一直活在“惘惘的威胁”之中，这个“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张爱玲语）的人，注定要像她母亲说的“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我不敢说我对张爱玲感同身受但我也经常有张爱玲“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张爱玲语）的尴尬。从前在老家文化馆的时候因为写作的特长，时有机会和领导同志开会见面，每到那时我就紧张局促，说话都打结。我惭愧于自己在处理现实问题上的无能，就经常采用逃避的方式。

张爱玲对家中亲人的冷漠在我看来既是一种不会处理人事瓜葛的逃避，也是早慧的天才过早地认知到“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张爱玲语）的绝望而产生的放弃。每当我陷入生命中的情缘纠缠，想到人终究是要孤独而死的，就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我希望我能有张爱玲那样的死法，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静静死去，身边放一些钱让发现的人拉我去火化，骨灰撒到江河一了百了，连供人祭奠的日子也无须记录：生前既然对亲人无所贡献，死后也不好劳动他们。多年前我在回答陈蔚“你认为诗是某种精神的载体吗”时如此答道：“至少诗是我的呼吸的具象化。当我死了，诗是我的尸体。”除了诗，没有什么是我可以留下的。

张爱玲这一脉在她和弟弟张子静先后离世后就已断线，她自己没有留下一男半女，她弟弟没有结婚，所有张家的历史因此都存留在她的文字中就像曹雪芹用《红楼梦》存留了他的家族历史。我曾经在题为《曹雪芹故居》一诗中如此写道：

“2005 年春节我做了两件与曹雪芹有关的事/一、第九遍读《红楼梦》/二、和小钟到黄叶村看曹雪芹故居//这两件事又分别引发两个后果/一、读《红楼梦》读到宝玉离开家赶考时哭了/（宝玉说，走了，走了，再不胡闹了。）/二、看曹雪芹故居看到曹家衰败时笑了/（我对小钟说，曹家的没落为的是成就曹雪芹。）//在黄叶村曹雪芹故居里/我一间房一间房地走过，正是春节时分天微微有些阴/行人绝迹，一钟一安一曹尔。”

曹雪芹在 50 岁的时候因贫病无医而逝世，而生前“举家食粥”写《红楼梦》更为世人所知。所谓的世人，在死者尚“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海子语）时就是“时人”，而所谓的时人，在死者尚活在这珍贵的人间时又为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什么都不做，只预备在生者成为死者后再追认他们为天才大才，曹雪芹、张爱玲，都是天才大才，都是生前即已成名但晚景如此凄凉寥落。对天才大才而言，成名与他们在世时的荣华富贵幸福安宁无关，譬如屈原，譬如海子，譬如凡·高，譬如莫扎特。

我不知道我是否成名就像我不知道我是否天才大才。我经常在公众场合或在与陌生人见面的时候羞怯笨拙的事实使我得以给自己一个定位：成名也罢，不成名也罢，我都是一个心智不成熟的人。

女性主义者是孤独的

我一直相信“诗歌”这个场域的存在就像相信商界、政界的存在一样，它们都是并列的。但因为诗歌的精神化性质而使之显出虚拟的假象。事实上，诗歌同样是一个可触可感的世界，同样有自己的一套价值取向。一个政治家说他自己很有抱负，想在更高的位置上为人民谋福利，我们就敬佩他；一个商人说他的目标是成为百万亿万富翁，我们也向他表示祝福；但一个诗人，说他想成为伟大的诗人想在诗歌领域拥有更大的做事的能力我们就骂他追名逐利。这是很不公正的。每个诗人都应该给自己成为“最优秀”的定位和鼓励。

说到“女性诗歌”，我首先承认有“女性诗歌”的存在。为了不致混淆概念，最好加上主义也就是“女性主义诗歌”甚至“女权诗歌”都可以。有时我觉得很悲哀，时代到了21世纪，女性的位置却没有相应地向前推进，女性写作和理论的繁衍也没有和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步，而是仍处于波伏瓦所说的“第二性”状态。承认、揭示、反抗，仍然是女性主义写作的三个主基调。一言以蔽之，21世纪的今天，“追求个性解放，打破束缚女性的种种传统戒律”，依然还是有思想的女性的内心驱动力，虽然悲凉但仍不应妥协。

现在女性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但她们面临的矛盾和痛苦却依然没有减弱，女性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在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所以我觉得“女性主义”应该不断得到重申，哪怕重申毫无意义，也要重申。并不是女性诗人所写的诗歌才叫女性主义诗歌，应该注意“女性”中的“女”与“性”。“女”是性别身份的标志，“性”是人本身所具有的能力和作用，它强调的是能力与作用。女性的很多角色，如温柔，做家务啊，等等，这都是男性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而非女性先天具有的。满足于男性要求于女性的写作也就是通常我们说的小女人写作是不属于女性主义写作的。那种安于家庭妇女的幸福状，撒娇装痴状，炫耀夫疼子乖状，在我看来都是小女人写作而非女性主义写作。男性作者所写的文字如果是站在女性关怀立场，是从女性意识出

发，同情女性，为女性说话，为女性发出吁请，那也可以划入女性主义写作的范畴。譬如曹雪芹，他就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者。

“女”，作为与“男”对立的客观存在，他们相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相离则应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世界。而事实却是，大部分女性无法独立成一个世界，主要原因我以为有两个：生理的和社会的。生理原因属于先天宿命。我曾在回答韩国《诗评》杂志高炯烈主编关于男女平等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能的提问中回答：男女平等无论在哪个主义的国家都是一句空话，男女在生理结构上的不平等首先就是男女平等的障碍。不用说女人每个月的例假对情绪状态的影响，单是做爱之后男性了无牵挂女性却得担心怀孕而产生的沮丧惊恐，又怎能使她们享受到如男性一样的放松的快乐？而当女性怀孕生产，抚养子女，这些完全真实的生活程序，使女性的精力、情感不得不受限于家庭琐事时，男性已经在通往事业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前行多年，男性与女性之间的距离也已义无反顾拉开多年。这个观点我在不久前读到的沈睿自述文章《一个女诗人的心灵史》中也读到了。文中，沈睿回顾了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主要是与王家新的结合及破裂过程，大体上就是从生理和社会要求于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而产生的困惑及不得不面对的分手选择。

我读沈文的时候多次落泪，真是感同身受。一个女性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成长，要有所作为，最终总是得像沈睿一样婚姻解体。我自己也有过一次婚姻解体，我一直在思索，到底谁错了。后来我给自己一个答案：是性别错了。在北京我看到一个普遍的事实就是：凡男性北上的，老婆都跟着北上，没北上的也在家守候；女性北上的都家庭解体。我只呈现这个事实，背后原因就是女性诗歌所要解决的或至少是所要表达的。

社会的不平等体现在社会对女性所设置的障碍。譬如说找工作，同样求职，女性的压力就比男性大。同样到40岁，女性就被视为不可用，而男性却正当其时。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男女平等只是理论上、文字上的。

我们作为女性应该有性别自觉，要在不利因素和环境中保持这种自觉。不要告诉我女人很伟大因为她可以当母亲，这些都是常识。我也知道也承认女人很伟大，男女保持着这个世界的平衡，等等。那些道理一百个人有九十多个人懂，现在我们要看到并指出九十个人不懂的男女不平等，女人不伟大。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要做的事。

女性还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成为另一个女性的压迫者。从古至今，女性所受的压迫除了来自社会和男性，还有来自女性自身，比如婆媳关系就是很典型的社会问题在家庭中的反映。克服女性自身的狭隘，确实需要女性的自我提醒。

女性主义者的可悲就在于，男性、女性都讨厌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者都是很孤独的。有时连女性主义者也不见得会理解和接受另一个女性主义者。

前面所说的沈睿的自述文章《一个女诗人的心灵史》表达的就是女性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所不得不面临的灾变，这似乎告诉我们，成为女性主义者的必由之路就是要付出无法计量的努力和辛酸，究其原因就是“性别错误”。

一个女性主义者必定是先锋精神的追求者。虽然中国提倡中庸，但我个人认为保持思想的尖锐锋芒平庸是不行的。你无法既在生活上平庸又要在思想和写作上先锋。这是很难协调的。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语言和生活。我一直提醒自己，先锋，再先锋。今年3月21日世界诗歌日时我写了若干信条，算是对自己的再次催促。它们是：1) 信仰诗，诗有神。2) 我经常在写作中感受到如有神助，神即诗神。3) 诗歌高于一切！对于诗歌应当有信仰，有些精神方面的东西是看不见的，“诗歌界”与商界、政界是平等的，想要在诗歌上有所作为是正常的，是为他人造福。可是现在却存在着普遍的对精神领域的不尊重，而只认可对现实层面的追求。4) 未经文字记录的人生不值一过！经过文字记录这一生才有证据，要强化对文字的重视和尊重。5) 当生活种种都能游刃有余进入诗时，生活种种皆为幸福。种种！6) 保持一颗先锋的心。7) 平庸之人无法写出先锋之作。我认为在生活上中庸、妥协是没有办法在写作上先锋的。8) 先锋，永远必须！它是创新、勇往直前、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激烈，它使“我到来，我看见，我说出”成为可能，它拒绝千人一面，它血管里流淌的永远是个性的血。9) 你无法模仿我的生活。理论上每个生命个体都应与众不同，都应无法模仿。但事实上大部分人却活得大致相同，那是因为大家都在模仿生活，抄袭生活。10) 我有极端的

性格，正是这性格保证了我的诗写，只要这性格一直跟随着我，我就能一直写到死。11) 要做诗事就要做好，不然就不做，做好做坏花的精力其实差不多。

回顾我的写作历程，我也经过短暂的小女人写作譬如《红苹果》《养雾》《草莓颜色的公园》《情感线条》等。它们的特点是：唯美，纯情。所幸，这个时段很短，我就进入颇具女性自我意识的写作譬如《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干蚂蚁》《节律》《未完成》等。《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这首就不用说了，在“爱人”和“词”之间最后“词”出现时爱人藏在阴暗里，很多批评家说这首诗是我命运的预言。用词和爱人不断追问，作为一个女人她关心的是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爱人，作为一个诗人她关心的是明天将出现什么样的词。全诗就这样在爱人与词的不断追问中，通过一个女人和诗人的视角不断变换而最后，诗人的身份已经超越了女人的身份——爱人藏入阴暗、藏入词之中。这首诗暴露了我潜意识中的女性主义虽然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自觉。这首创作于1996年的诗作基本预示了我将走到今天。另外三首1994年创作的长诗主题分别是死亡、爱情、命运，也是很有抱负的。大家可以查一下王光明老师的评语，非常准确。那些诗作都有超越女人身份的东西在里面。后来我接触庞德后，又受到了他的影响，悟到任何东西都可以入诗，我写出了一系列长诗，如《轮回碑》《九寨沟》《任性》《纸空气》等等。像写《九寨沟》，我并不是简单地赞美自然风光，而是写出了我在九寨沟的见闻感受，同时我在写这首诗时世界发生了什么我也把它纳入这首诗中。只有这样的写作，才能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九寨沟》。单纯描摹风景只能是一百个人只有一个《九寨沟》。

1999年，我写了一个诗观表达了我当时宏大的写作野心：“我的愿望是被诗神命中，成为一首融中西方神话、个人与他人现实经验、日常阅读体认、超现实想象为一体的大诗的作者。”当然我的前提是，必须被诗神命中。我一直相信万物有灵，相信诗歌高于一切，相信有一个诗神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只有诗神命中你，你才能完成这些大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能达到，也许已经达成，也许还没有，这是以后的事情。

中国女性主义诗歌在20世纪并未获得大的值得骄傲的成绩，体现在：

1. 在历次诗歌大运动大格局的形成中，女性均处于被动参与地位，且介入人数极少。2. 女性诗人的“短命”现象，此处指的是诗歌生命。3. 女性主义诗歌理论的贫乏使得女性主义写作一直处于感性阶段而难以上升到智性写作的高度。随着高学历有思想的知识女性诗人的不断涌现，21 世纪的女性主义诗歌也许会有一个大突破。

最后，我认为女性主义批评与女性主义诗歌一样，必须首先要有性别自觉，自觉女性所处的劣势和位置，承认女性面对的种种问题，为女性发出吁请。我要为女性身份的改变做出什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诗人所应该做的，我会尽力而为。只要每个女性都做出努力，女性的生态环境就能得到一点点的改变，每个一点点加起来就很可观了，要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成为行动而不是口号。

2009.6. 北京

目 录

▲ 女性主义者笔记（自序）→1

雍和宫→1

芦沟桥→2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3

天不亮就分手→4

女心理医生的性心理问题→5

身体的一夜之旅→6

高更画水果都有肉感→7

一格一格的脸→8

运动而已，运动而已→9

黑暗游到我身边→10

老月亮→11

到机场接女儿→13

一个异性恋者对同性恋的渴望→14

男人如兄弟→15

曙光花园→16

今夜无眠→17

我不说了→18

赌徒→19

我觉得今天你不能再写了→20

潭柘寺→21

在北京，在终点→22

西平庄→23

大雨两天→24

往事，或中性问题→25

阴暗一天→26